

# 執著於光影 記錄鬥牛風采

在攝影的世界裡，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這句話不僅

是對攝影藝術的深刻詮釋，更是我多年實拍鬥牛（Rodeo）的真實寫照。自2008年起，我踏上了實拍鬥牛之旅，這一



凌永雄攝影作品《鬥牛》

便是十八個春秋。歲月如梭，許多曾經熟悉的攝影者身影已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而新的面孔則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然而，正是憑藉著對攝影的無限熱愛與執著追求，我才得以多次出現在實拍鬥牛的現場，用鏡頭捕捉那些激動人心的瞬間。

十八年間，我見證了鬥牛文化的變遷，也記錄下了無數鬥牛士與公牛之間的精彩對決。每一次實拍，都是一次心靈的洗禮，每一次快門的按下，都是對藝術的不懈追求。雖然我的鬥牛鬥馬作品或許並非最佳，但我從未停止過前進的腳步，始終致力於提升自己的攝影技藝，以期拍出更加精彩的作品。

今年，我已經完成了兩次實拍，但我的旅程遠未結束。我知道，還有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更多的機會在等待著我。我將繼續以滿腔的熱情和不解的努力，投入到每一次的實拍中，用鏡頭講述鬥牛的故事，用光影詮釋藝術的魅力。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期待著自己的鬥牛鬥馬作品能夠更上一層樓，不僅記錄下鬥牛文化的獨特韻味，更能展現出我對攝影藝術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見解。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我相信，只要心中有夢，腳下就有路。

凌永雄

# 澳華新文苑

第1229期(B)

## 唐多令·參觀中澳名家精品亞太巡迴展有感

藝苑喜迎春，琳琅卓不群。眾名家，翰墨紛醞。流派紛呈堪細賞，融今古，發清新。國粹得傳薪，南洲慶有人。十五年、接力耕耘。文化交流添異彩，增友誼，惠斯民。

張青



中澳名家精品亞太巡迴展開幕式合照

## 吃牛排

（接上期）1975年初的一天我得到一個消息，說濟南的大觀園開了一家西餐廳，裡面有牛排。這個意想不到的消息一下擾亂了我的心思，勾起了我的欲望。可再想想要吃這牛排可不是個小工程，不是翻牆去隔壁偷個瓜果梨桃那麼簡單，是要跋山涉水與幾百公里外的省城，而在那裡的當地人，很多一輩子連縣城都沒去過。但那牛排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這牛排是非吃不可了！那時年輕氣盛經常為了和朋友聊個天，喝個小酒騎著自行車狼竄幾十上百里。決心已定，於是我費了很多力氣說服了一個還算崇洋媚外的工友一起去吃牛排。我們定了計畫，很詳細地算好時間，在一個禮拜天還是月黑風高的下半夜，

騎了近三十里路的自行車到縣城趕早班的火車。那時的火車要繞道大汶口和泰安去濟南，兩百公里的路，直到下午近兩的才到濟南的一個小站解放橋站。我們匆匆下了車，然後跟著剛剛啟動的火車跑到一個鐵路和街道交匯橋的地方跳下去了到了街面。跟著火車跑是不讓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我們。

從解放橋一路小跑趕到大觀園已經兩點半了，我們風風火火地沖進西餐廳，裡面黑咕隆咚沒有一個客人，只有兩個穿白制服的胖老太坐在櫃檯後面，說老太其實也就五十歲左右的年紀。看著我們兩個毛頭小子進來倒是和氣，知道我們要吃牛排，一位就去了後面找廚師去了，另一位問我們一些問題，無非

是點什麼，配什麼，多熟等等最基本的問題，可我兩個一概不知怎樣回答，大眼瞪小眼。我就拼命回憶老爸講吃牛排的時候有沒有提到類似的問題，可就是想不起來，只想到了雞茸玉米湯。我就說我們還要雞茸玉米湯，可這老太也聽不懂，不知為何物。或許這老太接待過西方人比較有修養，也可能看這兩個愣頭青挺可愛的，總之她仍然很有耐心，最終在我倆似懂非懂的情況下點好了牛排。那位老太為我們開了燈，我才注意到餐廳裡的餐桌還有白色的桌布，等刀叉擺上了，我倆更是傻眼，我在記憶中似乎家裡曾經有這東西，可從來沒用過，我那朋友根本就不知是啥玩意。真的是傻小子進大觀園。現在想想那是很典型的西餐，當牛排端上來我看著很大的盤子裡那一大片牛肉，發黑發紅，兩片吐司塗好了黃油，一

團沙拉，我朋友說那麵包與在廠裡分吃的麵包不一樣，至於牛排我也不知道生熟還是半生不熟。這頓飯吃的是享受加忐忑，五味雜全，若不是這兩位和善老太悉心講解，我倆可能要手抓牛肉了。這期間我簡單講了我來吃牛排的原因，我能感覺到她二位很有感觸。這西餐廳開了沒多久就關停了。後來我瞭解到那服務員是民國時期的過來人，因為會英文，所以選來做服務的。看來民國遺風不僅穿衣戴帽僅僅體現在外表上，還有不自覺地表露在言談舉止以及服務態度上。

我們兩個心滿意足地吃了牛排，從未曾想過此生我還能和牛排有緣，我也圓了一個夢想。下一步要趕回程的火車。這一頓牛排搞掉了¥6.20毛錢，相當於我十天的工資，我記得那時五星茅臺才¥8.60一瓶。我們沒錢買車票了，當然也

沒打算買，來的時候也沒買車票。我們原路爬上鐵路進了火車站，在第幾號車廂上了車。列車員早已是朋友，我們來時送的花生米讓他父母很是高興，那年頭什麼都缺，物資匱乏即滋生以物行賄的風氣，一斤花生米可以打通往返省城的通道。在縣城下車已是晚上十點半了，還好有月亮。迎著那半彎月亮騎自行車回到工廠是凌晨一點。

多少年過去了，往事不堪回首。一些往事滿是心酸，一些往事頗為有趣，有的往事有趣夾雜著心酸。有些事看似重大，發生了也沒有多大感覺。有的事似乎微不足道但卻對自己有著微妙影響，以至於一輩子也不會忘卻。那次吃牛排就是後者，不是大事，耐人尋味。

張仲衡

## 戈壁荒漠上悲憤的呼喊

### ——讀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

#### 三、“一個縮影”：《證言》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反右運動”的罪惡

（接上期）趙旭從調查他的爺爺趙廷祺先生的慘死開始，進而揭示了夾邊溝慘案。他的爺爺是在1957年被打入另冊的“右派”，關在夾邊溝農場“改造”的絕大部分就是和趙廷祺先生一類的所謂“右派分子”，所以趙旭這部《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也讓人們從夾邊溝慘案進而清楚認識到毛澤東“反右運動”的罪惡。在這部書裡，不但有從倖存者口中記錄下來的他們在夾邊溝被奴役被饑餓的慘況，也收集了一些中共開展“反右運動”官方文件、當年批判“右派”的文章，以及這些倖存者講述自己如何在“反右”鬥爭中慘遭政治迫害的種種淒慘故事。

大量家庭遭受破碎，右派分子的孩子、親屬被連坐，形成“黑五類”標籤，幾代人受到歧視。



當年反右鬥爭的一個場面（網路圖片）。

趙旭的《證言》裡記述，當年送去這片戈壁荒漠的就有蘭州大學副校長化學家陳時偉；有著名傳染病專家劉逢舉；有民國初年和梁啟超、章太炎齊名的輿論界領袖黃遠生的兒子、西北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黃席群；有1931年6月擔任新成立的浙江省立杭州師範學校校長，後任私立大夏大學教授、西北師範大學教授的全國著名心理和教育學家章仲子；有著名抗日名將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的叔伯兄弟林業專家傅作恭……等等。這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專家學者就這樣在夾邊溝農場慘遭折磨，什麼人的尊嚴全都蕩然無存。根據記錄，凍餓強勞而死最多的是大、中、小學的老師，這些知識份子生活能力相對很弱，即使饑餓難挨時也不會偷不會搶，更不要說從戈壁沙漠裡逃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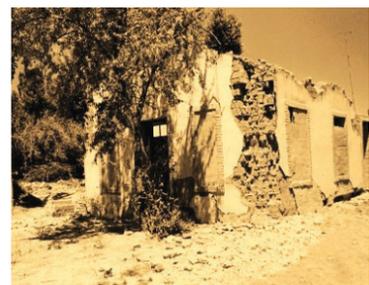


1985年趙旭（左）到夾邊溝，村裡兩農民領他去了遺址和墳地。

在饑餓面前，這些右派分子就一個個成了毛澤東所譏諷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證言》顯示，夾邊溝農場懲罰勞教人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扣罰飯。蘭州軍區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倖存者王志記得，有一個年輕的右派分子被連續罰扣三頓飯後，他晚上淒慘絕望的哭嚎聲在農場宿舍外久久回蕩不息。他回憶說：“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我躺在地窩子的草鋪上猶如聽到颯颯夜風中‘我要餓死了……，我要餓死了……’那淒淒慘慘、嗚嗚咽咽、時斷時續的哀告聲。直到夜半一覺醒來時，還能聽到那斷腸的哭聲在夜空中隱隱地回蕩。第二天清晨出工時，發現他爬在一個小沙坡上，手裡緊緊握著飯盆，盆內有一團糞便，嘴裡尚遺留著未曾咽下的餘糞。每當有風之夜，總能隱約聽到嗚嗚哀怨之聲在空中盤桓。”

夾邊溝當局還繼承反右鬥爭的伎倆，非常善於利用人性中的弱

點。根據《證言》記載，夾邊溝農場三千五百多人，當年只有三十二名管教幹部，農場主要施行的是以勞教人員管理勞教人員，除了中隊長是管教人員擔任外，小隊長和小組長基本上都是勞教人員。這三千五百多人每天疲憊地勞動回來後，都要在每個宿舍召開幫扶會，讓大家互相揭發互相毆打互相謾罵。農場裡每一個地方好像都有一雙眼睛緊緊地盯著。有些人為了得到哪怕一點點好處，便表現積極，配合管教幹部在暗地裡觀察自己同類的一舉一動，隨時到管教處進行揭發，幫助管教幹部打罵自己的同類。人性的醜惡在饑寒交迫的夾邊溝農場赤裸裸地展現了出來。



當年夾邊溝勞教人員最後斷炊的食堂（趙旭攝）

在他的《證言》一書中，趙旭非常正確地指出：夾邊溝慘案僅僅是整個反右運動的一個縮影。

縮影的意義就在於：它把“不可見的結構”轉化為“可感的經驗”，讓歷史的抽象性接受倫理的審問。縮影並非僅是局部樣本，它

更像一面磨得極亮的鏡子：以更集中的反光，暴露更普遍的結構。《證言》就是通過夾邊溝農場勞教人員的生不如死的奴役生活和最後大量死亡，折射出全國範圍知識精英脊梁的折斷、公民尊嚴的墮落、社會風氣的奴化。夾邊溝對人的殘酷折磨，比任何帝王的酷刑更沉重、更細密、更漫長，也證實“反右”的恐怖更甚於歷史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滿清的文字獄。中共現代體制化的懲罰像一張看不見的網，使人以為自己仍在呼吸，卻已是行屍走肉。夾邊溝不僅是地域性悲劇，更是民族性創傷。

“反右運動”是中共在建政初期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這種制度化的政治鬥爭邏輯就是用運動方式清除異見。罪魁禍首毛澤東說，他就是搞“陽謀”，引蛇出洞，以言定罪。在這場政治迫害中，被批判的所謂“右派”言論或系無中生有，或系捕風捉影，甚至於以對當錯，是非顛倒，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從此人人自危，人性扭曲，整個社會噤若寒蟬，沉默和服從成為唯一“安全”的選擇。它不但摧毀了幾百萬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也使整個中國社會喪失了自由批評與理性討論的土壤，打下了中共高壓統治的基礎，為接下來引發“中國大饑荒”的“三面紅旗”運動和後來的十年“文革”這個民族空前大劫難鋪平道路，至今惡果猶存。（未完）

何與懷